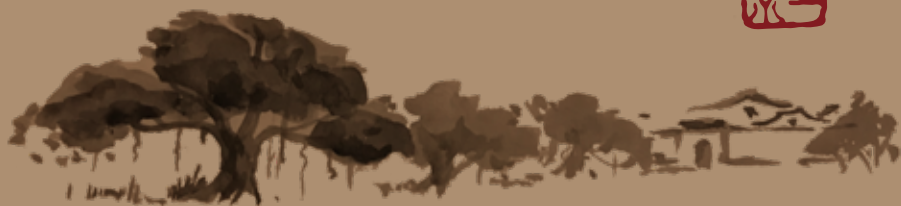




榕城

榕城君子王孝泉



榕城君子王孝泉

榕城君子王孝泉

A Gentleman from Banyan City

Wang Xiaoquan

王孝泉的一生八十余年，有如近代中国的一面镜子。他历经几个中国最动荡的关键时刻，是中国近代史的目击者之一，也对福建的教育，经济，政治作过多种贡献。

他的婚姻与感情生活，夹在新旧社会之间，渴望摆脱封建观念的桎梏，又受制于孝道伦理的传统，屡经挣扎。他身为单亲，抚育培植四儿四女，茹苦含辛，极重亲情，但绝不姑息溺爱，关心备至，又兼谆谆教诲，是慈父也是良师。

王孝泉生长于福州，福州又名榕城，榕树枝叶浓密，根须繁茂，而他毕生为人行事，一贯保持了君子之风，所以“榕城君子”一词，形容他是很贴切的。

CREDITS AND RIGHTS
ISBN #978-0-578-55040-4

Author: Sue W. Fan
作者：吳甦

Cover Design: Sue W. Fan and Scott Gruber
封面設計：吳甦, 古思高

Book Design and Typesetter: Scott Gruber
書籍設計和排版：古思高

Publisher: Canopy Studio
出版：穹蒼工作室

On the web: <https://canopystudio.cloud>

Printed in Taiwan
台灣印刷

Copyright: 2019 © Sue W. Fan
版權負責：吳甦

All rights reserved.

仅献给母亲
和所有的亲人们

吴甦

洛杉矶

目錄

榕城君子王孝泉.....	3
前言：从微信到家史.....	7
祖屋, 状元, 状元府.....	11
独生儿子.....	20
从优贡到留日.....	24
革新政经, 推广教育.....	28
提倡女权, 提高公民素质.....	37
媒妁之言的婚姻.....	45
爷爷的罗曼史.....	51
父兼母职.....	59
爷爷的慈颜.....	65
臨終岁月.....	68
后记.....	72
王孝泉悼念亡妻詞.....	76
孝泉儿女的回忆两篇.....	79
王孝泉子孙名单.....	89
參考资料.....	90
影集.....	94

前言：从微信到家史

記得母亲常告诉我：“老一辈的福州人，提到孝义巷，就知道王氏状元府。”这个府邸是她家八个兄弟姐妹的出生地，他们曾在此度过难忘的童年。我生长于台湾，对她的儿时回忆有如听《天方夜谭》，遥远而陌生，个中人物，除了二姨一家，我一概没见过。这状况一直到1981年我初访北京上海，见到了几位阿姨、舅舅、舅妈和表兄弟姐妹们才改变。但是母亲日夜思念的外公王孝泉，那时早已辞世多年。

1981年以来，我与王家亲戚们的接触仍然不多，绝多数的消息都是经由母亲转告。王家人分散于五湖四海，难得聚首。即使如此，我还是觉得跟这一大家子很认同，每回有机会与那一位亲人见面或交谈，就一见如故，顿觉温暖亲切。

2014年春，大舅病危，他的長女敦平为了向家人们通报病情，设了一个微信群组，名为“王家人”。不及一年，群组就有了近三十名成员。几年来，这群组发挥了关键作

8 榕城君子王孝泉

用：母亲和几位舅舅阿姨们逐一离去，悲痛的日子里，亲人们得以互相抚慰，遥遥祭奠；每逢年节，又互相问候，还互通养生保健与文艺政论的信息。

2018年夏，我提出一个心愿，想了解外公晚年的生活，以及他去世前的情况。话题转到王孝泉，我们的爹爹/爷爷/外公，回应热烈，内容从他的事迹为人，到他戏剧性的罗曼史，有的追忆童年与他共处，也有的想起他晚年情景；各人找了出了珍藏多年的亲笔信，照片，族谱等等，互相分享。这样的交流，让万里之遥的距离，倏然消失。这个大家族，通过微信简讯，视频的交流，似乎在一所超越时空的祖屋相聚了。

过去丰富又珍贵的手迹信件照片，大舅與大舅妈算是保留的最多的，他俩还曾打算写電視剧本，可惜大舅宿愿未偿就先走了。但对于保留这些材料，并作记录，大家不约而同的表示有所必要。说来说去，几位长辈们竟推我为来接手！

我有自知之明，大半辈子旅居海外，写中文得向词典求

助,手边素材有限,又无法亲往国内调出一手文献,恐难交卷。但转念一想,趁此机会可以多了解一下母亲曾经魂牵梦萦的慈父,兼而追溯她这一脉家族的渊源,让我思母之情有所寄托;加上新添了小孙女,心底浮现给后人留些踪迹的念头,于是就厚颜承诺下来。

本以为就梳理一下微信上交流过的现有材料,不过几周的功夫。但是,为了填充一些没谈过的空白,并力求所报据实,我就详读族谱,还上网路和图书馆查资料。哪想到,不仅对外公的事迹有所发现,而且对王家的先人,顺藤摸瓜,越找越多。

写作过程中,体会到外公一生,不但与中国近代史同步前行,而且他曾在几个关键时刻留下了足迹,原本抽象遥远的历史,顿时鲜活了起来。同时也体会到王氏家族的这股清流,与中国近代历史的长河不时交集,多位先辈对中国,尤其是福建与福州的政教文化,都有值得纪念的贡献。因此,从回想母亲的床边故事开始,到研读家谱,翻找文献,学习历史,成了我半年以来的功课。

10 榕城君子王孝泉

话又说回来了，我既非学者，也没有意图编写严肃的史料，最终的用意，还是想与亲人围炉话旧，一同纪念已离去的长辈们，让他们在后人的心中，长久保持着温润的面容。

希望这份手稿仅仅是起个头，大家看了，勾起更多回忆，为王家人的故事，继续添加内容和角色。书名“榕城君子”，取义于：榕城为福州别名，榕树枝叶浓密，根须繁茂，而孝泉的为人行事，一贯保持了君子之风。我祝愿王孝泉这株大榕树上面萌生的枝叶根须都能茂然抽长，郁郁长青。

吴甦敬拟于洛杉矶

2019年春

祖屋, 状元, 状元府

西清王氏的起源

王孝泉出生于福州市鼓楼区竹林境小区的祖屋, 府邸范围可观, 前门在东街的孝义巷, 后门通灯笼巷, 王孝泉自幼在此成长, 直至娶妻生子, 度过了大半辈子。这所高龄三百余年的宅第, 名为“王氏状元府”, 至今还在, 算是凤毛麟角了, 有着涵蕴历史价值的故事, 何况是我母亲回忆儿时, 最常说到的地方, 所以好奇心驱使我想知道些。

“书香世家”这个词是母亲常用到的, 对少年的我是个抽象的旧观念, 只能联想到泛黄的书页而已, 一直到发现了王家先人的故事, 理解到此词的起源, 才恍然大悟, 原来祖先的行为举止, 不但对孝泉有启发, 而且通过孝泉影响到后代。

王家的先人据说源起山西太原, 南移后定居江西吉水县清江乡, 称为“西清王氏”, 以肩贩陶瓷为业, 行商于江西福建间, 经常以福州为据点, 经销瓷器。约16世纪, 明

12 榕城君子王孝泉

嘉靖年間，時逢明代制瓷工業與運銷轉型，由家族小規模經營，發展為大戶商賈設廠雇用勞工操作，還大量外銷；同時江西一帶連年水災飢荒，生活日益艱困，成千上萬的百姓舉家外遷，這種社會背景與王氏決定移居福州，肯定是有關聯的。

福州的祖屋建於明代，是王家定居福州後購置的產業，府邸建成以後，老祖先指着新宅宣稱：“首舉於鄉者得之。”意思是，哪一個子孫先中了舉人，宅產就歸他，顯然在鼓勵後人勤於讀書治學，學而優則仕，表達了王家由商轉仕的志願。

1798年，王慶雲誕生於祖屋，他22歲（1819）中了舉，成為祖產的繼承人。他奉派的官職都在福建之外，極少有機會回鄉。但為了表示感激先祖的激勵，他將祖屋原名為“荊花館”的書房庭院，改建為“王氏宗祠”。宗祠是祭拜祖先的廳堂，也是族人聚集，舉行盛大儀式的地方，建了宗祠，就表明王家這時在福州生了根，有了一定的社會地位，可以告慰祖先了。

祠堂正厅悬挂了王庆云题的一副对联：

家传仁孝，世敦友于，念祖厥德，受祜孔多；
县为士仪，学乃人福，立身扬名，克长以翼。

王庆云，字家鑑，是王氏迁闽以来的第十代，从他开始，王家子孙就按照这幅对联作为排行取名字，修订族谱也是从他开始。母亲和舅舅阿姨们是“世”字辈，王氏后裔如今到世、敦、友、于几代，已经绵延了数百户，广布于海内外了。有时陌生人相遇，一对照名字，会发现是同宗亲戚。

王庆云是王家官位最显赫的。他中举后入了翰林院，类似今天的国务院办公厅，这是清廷最高的文教中枢，主掌国史，科举，又负责皇帝的教育。曾获曾国藩举荐，当过顺天府尹，相当于现今的北京市委书记。他职务曾远及陕西，贵州，担任过陕西巡抚，四川总督，政绩很多，改革税收，清剿土匪，扫弊端，兴义塾等。受任为兩廣總督时，因病没有上任；他65那年调回京师任工部尚书，相当于今日的内政及交通部长，正要抱病就任，就病发去世。就文字记录所提到的症状，死因可能是中风。

王氏状元府的开始

“狀元府”這榮譽來自於王庆云的嫡孙王仁堪，他是福州历代三位狀元之一。仁堪也沒有住過祖屋，1849年北京出生以後，自幼就追隨祖父王庆云，官职派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祖父很欣赏这从小就才气横溢，能诗善文的孙子，孙儿立身行事也受到祖父的教诲薰陶。可惜祖父在他十四岁那年突然病逝，祖母也在一个月內过逝，父亲传璨悲慟过度，无力料理后事，还是仁堪出面，年纪轻轻，“处理大事如成人，井井有条，”让人刮目相看，不愧为王庆云亲自调教的爱孙。

仁堪29岁(1877)考中狀元，他初入朝廷，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的器重，慈禧还赐给他亲笔的“福”字匾額。王庆云和王仁堪祖孙的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位得到功名后，都没有坐享荣华富贵，奉派的官职，常常远达贵州湖北边陲，不是剿匪赈灾，就是扫贪污办义学，天南地北到处奔波，晓行夜舟，非常辛苦。史料上记载，两位都是勤政爱民的清官，也都在任內鞠躬尽瘁。

状元的几樁故事

王仁堪状元比较出名的,是他个性耿直,在朝上敢说真话:光緒年間,慈禧太后挪用國庫,欲修清漪園(頤和園),慈禧太后的妹夫,醇親王奕譞在旁奉承帮腔。王仁堪上書彈劾他,冒犯了太后,反遭下放为镇江知府,管理镇江与附近几个县。

他到了镇江府上任不到五天,丹阳县就发生了教案:百姓听闻教堂埋有孩童尸体,怒而烧毁教堂;当时清廷怕得罪外国,处处袒护教堂教士,没有明定法规,有事就不由分说,先惩罚百姓,造成百姓仇外的心理,已经教案四起,很多县官束手无策,丢了乌纱帽。

当时的丹阳知县是查文清,他向前來查案的鎮江知府王仁堪汇报時,因听闻仁堪一向有“直言敢諫、清流風骨”的聲譽,坦然向他分析情况。王仁堪与查知县配合,放了打入冤狱的百姓,对教堂也作了适当的赔偿。此举做到“人心既平,讹言自息,安民护教,各得其所,”立得民心,上级也松了口气。查文清就是闻名作家金庸(查

良镛)的祖父,金庸还把此事写成小说。

另一庄比较少为人知的,是他与鲁迅的关联:王仁堪在作苏州作知府期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其子(鲁迅之父周伯宜)几次考试不中,周福清向主考官行贿,那天王仁堪恰好在场,当场揭露,周因而入狱,周家为由死牢救出祖父,倾家荡产,周伯宜忧愤病故,自此家道中落。有人论说:“这个境遇,也许有助鲁迅体会到民间疾苦,造成他特殊的文学成就。”

更巧的是,日后王仁堪的堂侄王孝泉曾与鲁迅同期留日,又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做过同事,有些交情。历史的风云际会,谁能预料呢?

王仁堪任镇江知府,虽然算是被贬,他并没有怨天尤人,反而敬业如故,“折狱惩奸,讲求水利,赈恤灾黎,振兴文教,”常常不顾溽暑寒冬奔波乡间,修水渠,救蝗灾,还彻夜赶写对联,义卖了来赈灾,因此发作过疝气。两年后,被调为苏州知府,又没日没夜的审理久积案件,不到两个月,结清七百余案,人称青天再现。可能因此积劳成

疾而病逝，享年才四十六。

所谓“盖棺论定”，他辞世后，镇江老百姓为他修“王公祠”，上面记有：

多士闻君去，晨夜几罢读；
农夫闻君去，村村同聚哭；
工贾闻君去，阖市焚香祝；
儿童及妇女，追号相追逐；
俭约慈父去，吾侪恐不育。

这段诗不同一般歌功颂德的文句，语气平易，情意深切，颇为感人，可见百姓对他的爱戴是发自内心的。

古屋旧事

有他们这样的祖先，使得福州的“王氏状元府”更加深了一层意义。王家子孙，在这座祖屋出生成长的有好几代。母亲回忆时说过，“老屋共有五进，每一进有二到四套房，围着天井，前厅待客，各家分住一进。”我于2014年初访福州探望大姨（世深，特意去“三坊七巷”参观，在文物

館整修一新的明代古宅裡流連時，能想象到当初祖屋的模樣。

大舅世楨也記得：“進大門二樓右偏房，就是爹的書房，小孩不准進去；奶奶，孩子住底層二進左右兩側房。”後進的花廳陳設了盆景字畫，是孩子們喜歡嬉遊的地方。祠堂中庭寬廣，可舞龍燈；一株種在前天井東側小假山上的苹婆樹，有三百年以上的樹齡，枝繁葉茂，高十餘米，樹冠伸到馬鞍牆頭外的孝義巷，濃蔭蔽日。三四月會開嫩黃色花，七八月果實成熟，裂開後的苹婆果實像丹鳳眼，又稱“鳳眼果”。

當年王孝泉一家住在祖屋，直至父親與妻子去世，大約1932前後，才舉家遷往法海寺文昌衞。今日古屋尚在，格局猶存，地址是燈籠巷7-8號，不過孝泉遷出以後，已經人事全非了：宗祠里曾辦過幼稚園，老屋還當過軍區訓練處，廳內甚至放過各種打靶的目標。隨後漸成了大雜院，雖然還有一兩戶王氏遠親住在这屋檐下，但也有不同的人家陸續搬了進來，二三十戶，擠滿了前廳後房，把院子，門廳，天井等七分八隔。

王家的后裔分住各地,并没有忘记这座状元府。1988年,十二位王氏家族,包括王世章在内,署名呈请保留祖居作为文物古迹,199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了公文批准,故宅由此挂牌保护,免于拆建。当初挂在前厅的“王氏状元府”牌匾,据说已送到故宫博物院保管。至于老佛爷赐的“福”字匾,年代久远,早就遗失了。老屋至今尚未整修,已风烛残年,破旧不堪,默默仰望着周围环绕着的高楼,静待下一波时代的浪潮卷入。

独生儿子

慈父贤母

王孝泉名振先，字復初。1882年12月25日生，1967年3月5日逝。他的父亲王仁为（1851-1927），字巖孙，是状元王仁堪的堂弟。他是一位传统书生，没有功名职位。仁为的第一任妻子李瑶真很年轻就过世了，没有子嗣；续娶了继室郭幼端，生有孝泉与他的姐姐德璋和妹妹德玉。

有关两老的记载非常少，但有些蛛丝马迹，看得出他们的为人与持家的态度。根据子孙回忆，孝泉少年时，已经家道中落了，仁为性情温和，整天笑咪咪的，是位善良的老爷爷，但没有什么职业。老太太为了补贴家用，曾做女红和为人浆洗；她很疼爱媳妇，孀居和已婚的女儿都能常年安居娘家，一个大家庭和和乐乐，没有互相猜忌倾轧；不论在哪个年代，这都是难能可贵的。细看老奶奶八十大寿的全家福，照片中儿孙绕膝，仪容端正，清秀挺拔；这些后裔，个个都能成家立业，延续着朴实善良，而

又勤勉尚学的家风, 并且多年后还互相维持着友爱的关系; 祖父母对儿孙的身教言教, 不可否定, 有过正面的影响。

仁为去世后, 没有留下什么手迹, 唯一的文字记录, 还是福州名儒,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吴增祺为他写的《同学王巖孙兄哀诔》, 曾收录于1934年版的族谱。¹

手足情深

孝泉的姐姐德璋16岁嫁给葉興廉, 第二年葉去世, 丈夫去世时她已有身孕, 那个年代, 生了儿子才能保障媳妇在夫家的地位与生活, 因此就买通了接生婆, 她的儿子可能是因此领养的, 后来听说作了木匠。有了子嗣, 夫家仍然对她很刻薄, 以致她抑郁不堪, 精神衰弱, 于是孝泉接了她回娘家; 等恢复健康以后, 送她入学堂, 学幼师教育, 安排她作幼儿园的老师。

这么做, 还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后来孝泉的爱妻去世

¹ 吴增祺的孙子友仁, 20年后竟成了仁为的三孙女世昭的夫婿, 这段姻缘就不是老人家所能预见的了。

22 榕城君子王孝泉

了，德璋就辞掉工作，协助弟弟持家，一同抚养八个孩子；三女世昭回忆时说到：

母亲早逝，父亲公务异常繁忙，祖母年迈又双目失明，八个未成年的孩子，长姐才上初中，幼弟还在襁褓中，一家老小的家务重任，便由孀居在家的姑妈担起。

德璋成了半个家长，与孝泉携手带全家渡过艰难时期，难怪孩子们对这位姑妈有着很深的感情。后来她认了位干女儿，龚医师娘，原是她牙医的妻子，相识后非常投缘。龚医师娘很得孝泉的信任，德璋的生活费都是寄到她那里，听由她安排，生活起居，主要也由她就近照顾，直到终老。

妹妹德玉嫁给林心懌，育有三男七女，她的一家曾与孝泉家人一同住在法海寺文昌衕。这位妹夫对孩子不苟言笑，对儿女采取传统方式管教，尤其是女孩，课余是不许出家门的。孝泉这个舅舅却完全不同，不但亲切和蔼，公余还喜欢带儿女出游，不是逛鼓山游西湖，就是泡温泉尝小吃。如果孝泉出面邀了德玉的孩子们同游，作妹夫的多半会点头，这些难得的机会，让他们得以游览福州名

胜,成了表姐妹们日后津津乐道的美好回忆。

我想到曾经聆听表姨們和母亲聊天敘舊,这时對他们口中的“舅舅”有了新的认识,领悟到外公疼愛孩子,注意培养他們的興趣,鼓励他們拓广眼界,而且爱屋及乌,把关注妹妹的心,推及她的儿女,这种精神,不是也显现于他儿女们日后照顾子侄的行为举止吗?

从优贡到留日

科举首榜

从他学业的表现,可以看出王孝泉自幼就显现了优秀的资质,与认真的向学态度。清朝末年,读书人参加科举,是开拓前程的自然途径。孝泉不但通过考试,还被选为“优贡”,就是福建省第一名。他若跟随王庆云,仁堪的脚步,下一步就是进京入最高学府“国子监”,通过考核,就可以分派官职了。但他为什么又留日了呢?那就要看看他的时代背景了。

孝泉13岁那年(1895),甲午战争满清惨败于日本,被迫签了《马关条约》;16岁(1898)戊戌政变,光绪帝的百日维新失败;18岁(1900)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烧杀抢掠,圆明园成了废墟。他正身处于中国命运发生巨大扭转的节骨眼。

二十世纪初年的清政府,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才开始认识到,通过留洋来培养新生代知识分子是当

务之急, 科举由此演变为选拔留学生的考试; 1905年停止科举以后, 选派留学生更是蔚然成风。日本因为文化和地利的优势, 成为主要目的地。根据统计, 1905-06之间, 留日的官费生和自费生, 总人数达到8000以上, 是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史上的最高峰, 孝泉就是此时赴日留学的。

負笈东瀛

王孝泉的“优贡”身份, 使他成了公费留学的上选; 他先在明治大学师范科就读, 大约二十多岁, 1907-1917年, 约十年间, 三次留日, 35岁那年(1917), 在早稻田大学得到政治经济科的文凭, 这时已是民国初年。

他首次留日时, 同期在日本的, 包括了秋瑾, 陶成章, 黄兴, 宋教人等, 后来都成了辛亥志士, 也有鲁迅, 陈树人, 李叔同等等思想先进的文人。孝泉与同年代的有志青年, 有类似的见闻, 必然深刻体认到, 国家积弱已久, 危机当前, 应迅速寻求强国之法。他后来终身所作所为, 都呈现了这种明确的方向感。

王家的留日同学

王氏家族里，孝泉同辈的堂兄弟们，共有八位留日，其中四位是状元王文堪的儿子。各方面人才都有，有的就读师范，有的学医，有的学工程，还有进入军校的。以下列举几位年龄与孝泉相近的：

其中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王孝缜(1884-1968)最激进：他1903年赴日，曾与陈独秀等一行五人闯入清廷驻日学监住室，割了他的辫子。1905年，孙中山，黄兴在东京组同盟会，他当场入会，成为70位第一批会员之一，也是福建第一位同盟会会员；1911年参加了辛亥年武昌起义，当过黄兴的副官长；他1920年代赴莫斯科进修时，还曾与瞿秋白相识。

王孝永(1885-1948)日本高等工业学校土木科毕业，曾任京张铁路工程师，交通部公务科科长，漳厦铁路局长，福建镇抚使署参议等职位。

王孝緡(1886 - 1971)王仁堪的八子，日本东京高等工

业学校电气机械科毕业，曾任奉天督办公塾咨议，奉天实业厅厅长，国务院顾问等职。

王孝总(1888-1978)王仁堪的九子，于日本振武学校毕业，任福建政务院参议，盐务署缉私统领，后来他从事外交，曾奉派到意大利，温哥华，旧金山和仁川；返国后还当过福建省财政厅赋税科科长，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去，福建临时参议会秘书长。

王孝缙(1890-1988)王仁堪的十子，日本千叶医科大学毕业，回到福州在灯笼巷办医院，并任教协和大学，后来在台湾担任过空军医院院长。他在灯笼巷时，与孝泉为邻，两家经常来往，孝泉家人有病就上他的医院。孝泉与堂弟媳林剑言还结为诗友。

特别提到这些，不仅是因为他们极可能与孝泉同期在日本，孝泉日后所作所为与他们有不少交会之处，人说“西清王氏人才辈出，”这若依族谱，单看“孝”字辈年龄相差不及十岁的这几位堂兄弟们，这赞誉也可以受之无愧了。

革新政经, 推广教育

教学行政写作, 发挥全才

王孝泉极少与家人谈到他的事业与志趣, 因此他们所知有限, 只记得他一生从来没有脱离过教职, 而且工作忙碌, 晚上回家了还往往关了门在小楼的书房里, 不到夜深不休息。他为人又一向采取低调, 有任何成就, 从不宣扬。

这种个性说来在这一家很典型, 因此多位亲人对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也没有机会多加了解, 往往等到斯人已逝, 才觉得遗憾。所幸从有限的资料中, 能发掘到外公的所做作为, 为他留下长远的记录, 同时也希望给后人作些启发。

孝泉留下的书信不多, 他极少说到自己, 但有一封家书致在台湾的三女(1948), 其中寥寥数语, 对他的心态, 提供了很真切的素描:

我亦系穷苦出身, 向来从不轻易向人讨情; 自十六七岁起, 以至于今, 无论政界、教育界, 我都涉猎过, 但

在政界,兢兢自守,不贪污、不懈怠,尽我的本分,在教育界,我尤喜欢教导学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浏览孝泉的简历,可见到他曾经担任过北京中央教育部参事,专门教育司司长,福建省视学官,教育厅与财政厅秘书长等,最后的一个公职是福建省議會秘書長;他也曾在福建协和大学,厦门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师范学院等任教,最后由福州大学教授的职位退休。

可是真要了解他的成就,只看这些职称是不够的。仔细分析他从事过的工作与留下的著作,就会发现他的事业呈现了两条平行但经常交会的轨迹:他担任过省级与中央级的中级领导,对改建政法财经制度有想法和研究,发的论文有过影响,又曾在各级学校推广教育,作育英才。换句话说,他能办事,善动笔,又乐于教学解惑。

1908-1909年间,他第一次留日学成师范教育返国,就受聘到刚成立不久的福州乌石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并担任主任,还不到30岁,就负起拟定课程规划师资的责任,受赞誉为,“办学认真,成绩斐然可观。”三年多之后,升任为福建省视学官,监督并处理福建省的学

务，时常巡察各乡村市镇学堂。31岁（1913）受举荐成为在北京的教育部参事。²

研究税制，参与财政

33岁（1915）那年，他返回福州，受聘为福建协和大学讲师，同时担任了福建省教育会，福建省教育厅的领导职务。就在这段时间，他再度公费留日，去了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35岁（1917）学成归国。回国不久，就经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厘金问题》一书。出书不是一朝一日的事，可见这课题他已甚有研究，很可能是留日时期的成果之一。

这本书到现在已超过百年，但至今还有财经学者引述，是什么原因？值得多说几句：厘金制度³设置于1833年太平天国时期，原意是剿乱时期让地方“因地制宜”，向商人抽税以筹军费，是商品过境时抽的一种关税。最初只及大米，后来，几乎无物不征，而且货品从甲地运到乙地，关

² 举荐人之一，很可能是一位姓刘的友人，这与孝泉后来的境遇有很大的关联。

³ 「厘金」是一種地方商业税，因初定稅率為一厘，“百分之一”为一厘，故名厘金。

卡重重,一再被征;这种商业税制,成了极大的税源,但也弊端百出,并且让国货无法与廉价的舶来品竞争,严重地影响到清末民初民间工商业发展,成为中国近代的一大“恶税,”是政经发展的绊脚石,数十年来有识之士一再要求废除而未成。

孝泉的《中国厘金问题》一书,综述缘起,分析利弊,是中国学者研究这个题目的第一部著作。1931年,出书十四年之后,中央政府终于宣布废除厘金制度,裁厘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税制改革的一大措施。今天的学者们仍然认为研究厘金制度,可以总结出税制变迁的基本规律,对当前中国税制改革仍有着重要的启示。

1924年孝泉出了另一部书,《福建财政史纲》,以地方财政发展的沿革做了整理归纳,此书1935年又出了下册,这一套书被收入《近代中国经济史》,《近代中国史料》等丛书内,成为重要文献。除了出版论述,他还担任过福建省财政厅秘书科科长,这是具体办事的位置,他因此有机会融汇了书本上的理论学识和单位里的实务。

主持草拟省宪

就在同一时期，福建省议会召开临时会，讨论制定省级立宪，1922年他被选为九人起草员之一，1923年又被推举为福建省制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长。委员会曾开过二十多次大会，提出省宪和实行法草案。

孝泉完成起草任务后，于1924年春，应厦门大学之聘，回返教育界。这时省宪经过福建全省公民投票通过，1925年正式公布实施，可惜随即遭到北洋政府否决。历史告诉我们，这时正逢军阀呈霸，福建各系争权，政局极为混乱；立宪的目标在于废除集权，通过代议制度，分权于民，这与军阀的集权手法直接抵触，所以即使得到多数人民的支持，省宪还是无法实践。他在那样的环境下还投身参与拟定宪法，可以看出他一心盼望着有健全的政法制度，让社会得到稳定，百姓得以修养生息。

即使身在校园，孝泉也没有放弃他的理想。1924-1927年间，他担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当时法科也附属于文科，所以他除了承担汉语应用文与演说等课程的教学，还

兼授议会法, 中国宪法等课程。1925年, 他将自己在厦大的授课讲义整理成《中国古代法理学》一书,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6年, 他又在《厦门大学季刊》发表了《福建省宪法之今昔观》, 条理清晰的说明福建省宪法成立的缘起, 内容要点, 并客观的指出利弊与症结。此文出自曾主持拟宪的政法学者, 有特殊的价值, 现收录于有关中国地方行宪史的文献, 近年仍有学者引述, 并于2007年再度出版。从这篇论文还可以看出, 孝泉本人对于平等法治的信念, 与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献身教育

1927年离开厦门大学回到福州后, 孝泉受聘为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兼文史系主任。孝泉与华南女大的渊源甚深, 对这所大学的发展值得做进一步的了解⁴: 华南女大1908年创校之初, 他曾帮助第一任校长程吕底亚⁵在

4 华南女大与同时期创立的协和, 金陵, 东吴, 燕京等院校, 原先都是教会学校。华南的多位教师与校友后来任教于南洋大学等东南亚地区的学府, 影响的范围甚广。

5 Lydia A. Trimble

仓前山购买校址。后来，他的堂侄女王世静留美归国，31岁时任命为这所大学的第一任华人校长(1928)，孝泉发挥过举荐的作用。王世静是前状元王文堪的嫡孙女，她留美得到密西根大学化学博士返国，当了华南校长后，毕身未嫁，贡献给了教育事业。

之后数十年，华南女大规模渐成，名望日上，但也连续克服过一道道难关：正式立案程序繁多，之后抗日战乱又全校避难南平，接着重建烧毁的福州校舍，然后又进行教改为公立大学。1951年与协和大学和福建省立师范学院合并为“福州大学”，1953年改名为“福州师范学院”，合并了其他院校；到1972年又更名为今天的“福建师范大学。”

从建校到1951年改制，孝泉融汇了他教育界的经验，对妇女教育的支持，以及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⁶，为华南的教学与校务起过相当的作用。孝泉的简历虽然列有不同的校名，多可追溯到“华南女校”，他的足迹原来一直在华南的校园里，到超过退休年龄，还一再被挽留，继续留校到将近70岁。

⁶ 孝泉与教会的关系，下一章另有讨论。

从1908到1951,王孝泉四十多年的教育生涯,横跨小学,中学,大学,最早在福州乌石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后经协和大学,英华中学,到了华南女大,抗日战争期间,他随华南撤退到南平时,还兼任过当地私立建华初中⁷校长,一贯的结合了教学与治校为一身,凡是与教育界有过接触的,可以体会到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人才。

参与政界的历程

如果在晚年才结识孝泉,记得他谦谦君子的书生形象,会很难想象他为何参政:1922-24年他加入福建省立宪委员会,当时国民党当政,但掌权的军阀与地方有着尖锐的矛盾,立宪成果被军阀势力一笔购销。

1939年福建省临时参议会在永安成立,孝泉参加了参议员竞选,于1943年当选为第二届参议员。在议会里,敢提案,敢谏言,主张抗日,以正直敢言而受尊敬。1946年

⁷ 孝泉在建华初中时期,还意外的造就了一段姻缘:当时三女世昭高中毕业,担任女生辅导员兼教劳作,他先父的好友吴增祺之孙友仁在校任教务处长。孝泉对友仁的能力才干很有好评,常跟女儿夸赞,两个年轻人因而结识而相恋,结为夫妻,他们就是我的父母。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留在福建省参议会接任秘书长的职位。可惜政局混乱，南京临时政府不久就瓦解，省参议会被福建省人民政厅接管，请他做特邀的人民代表，参加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这时他已经近65岁，不久就告退政坛。

孝泉所处的时代，从1911年民国初创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与政治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主制度尚在雏形，专治传统与革新前卫不断拉锯，政治舞台上革命派，北洋集团，立宪派等等，各派之间有冲突也有妥协。革命与立宪派，有相同的宪政理想，需求政治上的真正革新，每一次的决策，每一种措施，即使一时似乎没起多少作用，长远地说，滴水成江河，都注入了国家社会进步的长流里。

在风雨飘摇，危机重重的年代，是什么在推动王孝泉？他一而再，再而三，挺身踏上政治舞台，不为求名逐利，而是一点一滴的推动他关切的项目，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执着于理想的精神与道德勇气，多么难能可贵！

提倡女权，提高公民素质

提倡女权的背景

王孝泉所受的教育，以及所处的社会与政治环境，对他的想法无疑提供了强力的催化剂。可是若想对他有更深入的理解，就得再进一步审视他的家庭，剖析他的信仰历程。从这些角度来着眼还有一层意义：这些因素不仅对他个人发生过影响，也或多或少影响到了他的后人。

孝泉在《福建省宪法之今昔观》说到立宪的八项宗旨，其中特别举出，要“增进女子人格之精神”且“省民教育无分男女，则于法律平等之外，尤以知识平等为旨归。”提高女权，推广教育，是1919五四运动以来的先进思潮，孝泉思想的缘起，看来比这股新潮要深入久远。

他的堂叔状元王仁堪有个姐姐眉寿（王莪莊），眉寿自小跟她两个弟弟一同受私塾教育，弟弟们参加了科举，步上宦途。眉寿是女性，科举这道门对她是关闭的；但她才智不减须眉，嫁的夫婿陈宝琛做过光绪帝的老师，由北京

返回福州后，夫妻俩携手在家乡办学校；1907年眉寿成为福建第一所女子师范学堂的监督（校长），首开先例，培养了福建第一批的新式女教师；眉寿可以说是王家女性投入教育事业的开路人。

孝泉一定很清楚他堂姑眉寿的事迹，也必然熟知，同辈的几位堂妹，在晚清及五四时代，凡受过良好的教育的，都能突破封建罗网，做出不凡的贡献：

王孝英（1899—1990）毕业于福建女子师范学校，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参加五四运动，后来又上海创办中国女中，任校长。之后升任为交通部秘书，到台湾后当过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大会妇女代表。

王孝思（1907-1992）是同辈唯一出国留学过的女性，1930年就学于东京女子师范学校，回国后在南京，北京等地任教多年。

除了她们两位，孝字辈女子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还有六位。到了「世」字辈，女性上大学，在各行各业有成就有贡献，已经比比皆是了。王世静对华南女大的特殊贡

献,有多种文字记载,孝泉多年间对她直接间接提出的辅助,上章亦有报导。

王家才学洋溢的女性,还有堂弟王孝缙的夫人林锷风(剑言)。这位林则徐的曾孙女,诗才洋溢,思想先进。她在辛亥革命前夕,在福建《群报》上发表社论,呼吁妇女关心国事,因此与孝缙认识,结成连理。她的诗稿在族谱里收录了200多首。这位聪慧的堂弟媳,婚后除了吟诗赋词,却没有机会发挥才情。这些王家女性的经历,孝泉是亲眼目睹者。

在他身边,姐姐德彰寡居后备受夫家冷落,他就义不容辞的接回家来,助她就学幼儿教育,然后安排她就业为幼稚园老师,成为可以自力更生的女性。后来他八个子女,每一个都在他鼓励下就学就业,在不同的领域中做了贡献。

传统做法,女儿是不上族谱的。1934年《西清王氏族谱》第一次正式付印时,王孝泉参加编辑,孝字辈开始列女儿,孝泉的妹妹德璋和德玉就是例子。后来1972年修

《西清王氏重刊族谱》时，编辑小组正式宣布女儿不但姓名年份应并列，而且女儿的配偶子女，也都列入记载，正式突破了旧传统。否则我们这一代，连我在内，有半数在家谱上都不存在了。

在这一点上多着笔墨，是因重视妇女教育，提升女儿在家族的地位，这些在民初只有少数较先进的家庭能做到，王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而孝泉于公于私，都一贯表现了这种开明的观念；一脉相承，他的儿女，不分男女，个个都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他们的配偶和下一代，也在学术，科技，文化方面各有所成，“书香世家”一说，就不再是抽象的旧观念了。

提高公民素质

《福建省宪法之今昔观》一文，王孝泉把“注重省民教养”与“全民一律平等”并列为首要宗旨。他特别提到，“自治之精义，在于培养民力，增进民德，发达民智。”这种看法，可以说跟他参加基督教会是有关联的。虽然无法考据他私人的信仰生活，但是可以知道他在接触到的教

义,与教会所传扬的道德指标中,看到了所寻找的公民行为蓝本。

从满清覆亡,民国初成的时代,不少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甚至孙中山,和民国内阁中有几位成员,都是受洗的教徒。这个趋势出现的因素很多,但有一个主因,就是基督教新教的沿革,正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这时的基督教,跟清朝王仁堪审理教案那个时代的天主堂相较,已改头换面:基督教新教主张因地制宜,解决当下社会民生的困难,提携社会的进步。不强调从来生得到拯救,而是要通过教会组织的公益事业,改善今世的生存环境。

教会在中国办医院,兴建现代化的大学,带入西学新知,同时传扬如何经过推广教育与社会道德,提升国民素质,来建立现代国家。有志青年们正急于追寻维新救国之法,教会向他们出示了充满希望的大道,他们也就乐意的踏了上去。

基督教

福州市在民国初年,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最蓬勃的地点,与新教息息相关的《基督教青年会》也极为活跃,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会服务团体,并非传教组织,主张本着“基督为世人服务”的精神,根据当地社会所需,提供教育,就业,援助难民等类的服务,助教友们开拓了将理想付诸实践的管道。

王家第一位基督教徒,是孝泉的堂哥王孝总,他也曾留日,回国后也先后在福建省财政厅,和临时省议会当过秘书长,足迹与孝泉多次交会;孝总1915年在盐务署任职时受了洗,进入“福州市基督教青年会”为理事;孝总的弟弟孝缙与弟媳林剑言,也在同一段时间受洗,并参加青年会,1920年间,夫妇都担任过青年会的理事。其他如留美归国的王世静,王世秀及夫婿陈芝美,都曾在基督教会任职,同时在教育界发生过影响力。

孝泉是1916-17年间受洗进入基督教的,他1917年加入“福州基督教青年会”的理事会,随即被选任领导地

位,长达十多年,被赞誉为“能力最强又最认真的人才。”此时他担任着福建省教育厅的公职,胸怀改革教育的志愿,以及提高公民素质的理想,与教会协作,促成了教会在福建筹资办学,又以基督徒提倡的公民品格为蓝本,融入立宪思想,展现了开阔的气度和新意。他曾发表过论文,表明这种看法。

这种看法与作风,与和他同时代的前卫人士,是互为呼应的。后日随着时代与政治变迁,有关基督教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众说纷纭,每个人的信仰,也有过不同的演变,但是孝泉的这一段事迹是史实,应该记载。

再说,知道了这一面,让我们更深一层的认识到,孝泉精神生活的发展过程,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他毕生所持的道德观与价值观,是汲取予何等丰富而多样的泉源;他的开明通达,又基于多少亲身的历练。

王孝泉在教会前后约三十年,虽然他从未谈及他的信仰,但他曾携同姐姐德璋带孩子们去教会,德璋不久受洗成为教徒,几位儿女与孙辈日后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他

44 榕城君子王孝泉

的三子世钧与四子世铿, 后来还先后在基督教青年会居于领导地位。

他的子孙们, 不论信仰为何, 受到何种文化的薰陶, 他们的为人行事, 直接或间接的都受到过孝泉的潜移默化。

媒妁之言的婚姻

传统的捆绑

王孝泉的事业志趣反映了他的时代背景，他的婚恋亦是如此。他接触现代化的思潮很早，又曾游学海外，观念是比较开明的。可是他周围的社会还拴在数千年的传统枷锁下，媒妁之言，门当户对，这些观念根深蒂固，不是个人的自由意志能左右。

他二十多岁留日归来，家里就媒人不断，父母也提醒他，到了婚嫁的年龄，该娶媳妇了，还为他订了亲。他虽极不愿，但身为独子责任重大，只好接受父母的选择，与他小三岁的周兰畹拜了堂。

表面上周家应是与王家门户相当的，但孝泉见了新娘，发现她不认得几个字，长年在深闺，见识封闭，两人相对无言，实在无法接受，只有避不见面，这个婚姻有名无实，僵持了两年。

最后父母意识到，不能指望儿子与这位媳妇传宗接代了，那时离婚是让家族蒙羞的事，休妻也会给女方带来终生的耻辱，只好借题送她回娘家住，还是继续供养生活；周回娘家在哥哥的屋檐下，一定满怀委屈，她的家人为了维持颜面，在外托词，说接回家住是因为“王家公子，不能人道。”

孝泉被婚姻契约捆绑，不得自由身，又不愿依循旧社会纳妾的常例，盛年的他，渴望爱情，盼能有投契的终身伴侣，无法如愿，内心的苦闷，无可言状，成为封建时代婚姻制度的牺牲者。这状况一直到1914年周女士病逝了，才有转机。

他婚后发展事业，从事教职，做了不少事，还重返日本再度进修。这段期间，他曾遇到了真心相爱的女子刘淑良，但是事不如意，女方家人百般阻扰，无法结婚。此事下章详述。

和谐的再婚

这时孝泉已经年近35，他的父母急于抱孙子，不能再等了，孝泉是独生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道理他明白。于是答应通过一位好友作媒，正巧好友的外甥女到了适婚年龄，条件很好，这就是16岁的何秀莹（1901年生），“兰馨拟芳姿，玉润方素质，”看来秀外慧中，性情纯樸厚道，听说对母亲很孝顺，还上过学堂，知书达理。秀莹知道他快36岁了，有些犹豫，从媒人手上接过照片，见到他英挺有为，又听说他有学养，人品好，就点了头。

这次的红线拉对了：虽然两人年龄相差将近20岁，但是夫妻很快的建立了感情，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描述的最贴切的，还是孝泉自己。他说到她：

难能会我心，坐是情逾密……

事定赋归来，助我调琴瑟。

两人并携手出游：

余事伴我游，山水有清癖；

纳凉泛西湖，览游登劣巘。

秀莹年纪虽轻,人非常聪慧,不但很快提起操持家务,服侍公婆的责任,而且很关心照顾人,她的儿女后来追忆时常说:“她侍奉公婆尽心尽力,把家里安排的井井有条,让大家庭的气氛和和乐乐,甚得亲友的赞美与仆人的爱戴。”孝泉也说她:

入门敬尊章,定省亿无失;
行辈泯猜疑,春风生一室…
上和而下悦,人言称啧啧。

秀莹“弄璋兼弄瓦,如笋阶前茁,”短短的13年里,一连生了八个儿女,她是位尽职的母亲,抚育儿女细心慈爱,孩子们都穿戴整齐漂亮,但绝不溺爱,思想开明,管教时奖惩分明。

更让人怀念的,是她的为人宽厚仁慈,又富爱心。她的长子世桢回忆:“有困难的亲戚上门,她总是会给一些钱物。”世桢幼年时,在春节前夕曾被母亲带着去置办年货,见她对亲友十分周到,给每家购买的年货都十分慷慨大方;买完了年货,自己带着儿子在街边吃饭时,却十分俭朴节省。

这种对人慷慨宽厚,对己俭朴严苛的品质,影响了她的儿女们一生。回忆起来,我从母亲身上,依稀看到了外婆的影子。

痛失贤妻

秀莹另一个令人尊重的美德,就是她的孝道与对家人的关怀:嫁入王家以后,她还是很关怀母亲,后来发现母亲的了肺结核,把她接回家亲手服侍,直到老人家病逝,办了丧事,又亲自安排好弟弟的工作与妹妹的婚事。不幸劳累之下,自身也传染上肺病,找遍了中西名医,又送往海南疗养,还是无法挽救。去世那年(1931),她才不满30岁。

临终前,她写了一首诗:

人生最可恨,惟我得肺病
心中忽有感,凡百都冷淡
一生最重孝,我有老年姑
亲爱如母子,双眼今模糊
可恨自得病,未能在侧随

50 榕城君子王孝泉

惟天不如愿，泉良其继之

她走了几个月后，孝泉偶然翻她管理家务的“流水簿”（家常日志），看到此诗，知悉她病危时，还惦记着快瞎的婆婆，简朴的文字，出自肺腑，情意诚挚，让他哽咽，抑制住悲痛之情，提笔写了长诗《继室何秀莹女士悼词》⁸悼念她。並在参加编印族谱的时候（1934，1935版），登录了悼词，纪念这段15年的婚姻，也让后代认识这位不凡的女子。本章描写秀莹的言行与他们婚姻的诗句，都引用于孝泉的悼词。

⁸ 全诗特录于文后。

爷爷的罗曼史

初恋情人

孝泉与秀莹将近15年的婚姻, 虽然两情相悦, 有过甜蜜的日子, 但并非没有遗憾: 孝泉婚前无法成婚的恋人刘淑良, 一直铭刻在他的心上, 也在他的婚姻家庭里留下不可泯灭的痕迹。

他与刘相遇, 是在第一次婚姻失望后, 正专心发展事业, 结识了一位姓刘的朋友, 任职于北京的教育部, 家族颇有声望; 由于欣赏孝泉的才华, 介绍他北上到教育部工作, 还延请到家, 作两个女儿的家庭教师。

长女刘淑良受过新式教育, 聪敏而有大家闺秀的气质, 端庄大方, 孝泉与她不久就相恋, 谈及婚嫁, 孝泉的父亲两次前往北京向刘家提亲。刘父却大发雷霆, 他认为孝泉是同辈友人, 居然与女儿发生恋情, 有违传统。他又知道孝泉曾结过婚, 女儿嫁给他, 成了继配, 对自命身家显赫的刘家, 是委屈身份的。刘父严厉的禁止两人往来, 并

送刘女远到法国游学，甚至临终遗言还告诫其他儿女，万万不可准许这桩婚事。

在这种巨大障碍下，这对恋人不得不屈服；孝泉的原配周氏已在娘家病逝（1914），父母族人一再劝他再婚，刘女也劝他好自为之，不要再等。他才经过媒人介绍，1917年与秀莹在福州成了亲。婚后的他，虽然爱怜无辜的妻子，也尽力培养夫妻感情，但一直对淑良念念不忘。

这件事，心地光明磊落的他，并没有瞒过人，他身边的亲戚好友，都知道这份情缘，他也坦然向新婚妻子表白过；初婚时，夫妻感情日深，这段情缘，虽属憾事，但那时认为已成过往。

藕断丝连

可是到底孝泉与淑良的缘分未了：孝泉已婚，刘女留法，他们中断联系多年，直到1920年初，堂侄女王世秀（王世静的姐姐）和夫婿陈芝美留美返国，陈先任教厦门大学，后又受聘为福州鹤龄英华中学校长。他与孝泉同致

力教育，交情很好，也熟知孝泉的恋爱故事。刘女也认识陈芝美，便把自己在法国的通讯信箱告诉了陈，托他转给孝泉。这一下，两人开始越洋鱼雁往来。

孝泉对妻子并不隐瞒，而且还让她与淑良互称姐妹，淑良信上常自称“尔的至爱，”甚至“爱妻”，写信也常同时给两夫妇，不时问候他们的子女，寄些衣服玩具给孩子们。孝泉甚至把四女（1926生）名为世洞，取其“三人同心”之意。家里一个客厅，还完全采取法式家具装璜，表达他对刘的思念。

这段“三人行”的复杂感情生活，可以从一些存留下的信函看到些端倪。世洞（小名依成）出生，淑良写给他两的明信片说：

我希望我们的成儿，将来亦如前图小女孩（明信片上的画）之可爱，抱之于膝 其乐何如也。但我亦甚爱深明昭桢章五儿，祝其日益结实，读书进步……

一封淑良写给秀莹的明信片又说：

孝泉太以姐为念，有伤渠体，可烦妹妹就近善劝……诸小均可爱，妹进体谅都安好，便中盼常惠佳音。

秀莹以为既成过往的事，居然又回到当前，深爱的丈夫心里另有痴情对象，作妻子的一定无奈又心疼，20岁出头的她，如何处理这份复杂的感情纠结？从亲人日后的回忆，可以探知一二：她了解丈夫，能体会他的真情，善良的本性，使她对有情人不能结连理的遭遇很同情；她并没有因此郁郁终日，反倒挺直背脊，继续有条不紊的主持家务，作孝顺的媳妇、尽责的妻子与慈爱的母亲；收到淑良的信件礼物，也礼貌的提笔作复。

可是，夜深人静，当孝泉不能常伴身旁时，她心里的伤感如何自遣？只有取出收藏的信件照片，跟日渐解事的长女世深分享，絮说心事，伤心落泪。排行第四的世桢，是她宠爱的长子，虽然才7-8岁，也常依在母亲床边，目击此景，她有时感怀至深，抱着儿子哭泣。儿女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辈子都不曾忘记母亲的委曲。

秀莹病逝后(1931)，孝泉失去信赖的伴侣，犹如折了翼，一家八个孩子，长女才13岁，刚进初中，最小的幼子世鏗才不及两岁，还没有断奶，都是需要父母的年龄。老母这时已几乎全瞎了，一大家需要安顿，在家孀居的姐姐德

璋辞去幼儿园教职，帮着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但少了能干的秀莹支撑，姐弟分身乏术。

孝泉还得为了事业与生活奔走，加上周围时局动乱，先是军阀横行，又经抗战避难，数度举家迁移，和淑良的通信就中断了。多年来，他对刘专情依旧，一直没有续弦，全心放在儿女身上，决志父兼母职，把儿女抚养成人。

前缘再续

时光荏苒，一晃20多年了，八个孩子们，个个都茁长成年，各有所成，孝泉已是近七十的老人，由福州退休，搬到了上海，与已经成家的长子世桢与长媳姚念玖同住。他们注意到父亲孑然一身，落寞独行的身影，于心不忍。忆及小时候听过爹爹的罗曼史，心想如果有生之年他能如愿与心爱之人结合，那该有多好？世桢的兄弟们也都希望爹爹能寻到迟来的幸福。

果然，1952年初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他们居然遇到了刘淑良，跟她取得了通信地址，告诉正在北京探亲的父

亲,鼓励他与刘联络,并商量了要安排两人的重逢,促成美事。3月份,孝泉提起笔,压抑了数十年的期盼与爱恋,溢于字里行间:

…你我爱情和关系实说不完,而且分不开的,再坦白些说,我自与你别后通信,至抗战第二年八月…将你的前后来信,已分订十余巨册,尚有你在国外海滨避暑日记一册,及手画数幅明信片多种,至今均什袭藏之。至于你的日用赠品,尤不能斯须离身…这不是痴想,而是极端相信你我必有圆满的一日,可以公开于社会,你我斯时更可形影不离…

他也深感来日无多,表明了心态:

你我合起来,已经一百二十余岁,今日…新婚姻法的时代,所有两性恋爱,自由结婚,完全受不了家庭的束缚…我自信这回要求我和你做个老伴侣,也是唯一的坚固的好伴侣,完全出自至诚,出于你我爱情的必要,谁都不能也无力阻挠我们…

他告诉淑良,他们的结合,得到儿女的诚心支持,也有亡妻秀莹的祝福:

附上我们在沪儿女亲笔的信一纸。这时楨儿于百忙中抽出时间来,自己起草抄正,并签名,深女和念玖长媳同意后,才各自签名。我看完他们底信,极受感

动,几乎要坠下泪来。想到妹妹生前,怎样至诚地希望我们早合,她逝世前,如何暗示和鼓励着你。今天我们儿女们还继承她的传统精神,至公无私,至诚恳切地希望我们早日和合…

1952年夏,他两终于约定在长子世桢高安路家里见面,安排了白天大家都出门上班的时间,以便私下谈心。那时的大媳妇念玖很细心,那天上班前,她特意把屋子布置好,铺了新桌布,买了鲜花,孝泉还去理了发,换了一身衣服。

姻缘已尽

事后孝泉告诉世桢,说当时刘特别激动,悲喜交加,久久说不出话来,对他的求婚,她曾说过,“母亲老病在床,恐一启口,影响甚大,不愿而且不忍即时离开。”孝泉表示,愿意理解,可以从长计议,但也提醒她,“蹉跎复蹉跎,人寿更几何。”

这次见面,她没有给肯定的答复,而且担心家人发现,没有久留,匆匆告辞。淑良带了鸡蛋给孝泉,他一直舍不得吃,供在桌上。

这一次告辞,竟成了永别:淑良回去后,果然备受家人责难,再度嘱以父亲遗言与孝母之责,坚持不许他们再续前缘,刘渴望追求爱情,又受困于传统家庭观念,本来抑郁多年,感情已脆弱不堪,这次万念俱灰,精神失常,不久就离世了。噩耗传来,孝泉大受打击,抱着疼爱的孙女敦平,悲极而泣,说,“从今以后我只有你一个了!”七十多岁断肠老人痛彻心扉,只能寄情于他的小孙女了。

父兼母职

慈父兼良师

孝泉的儿女们最怀念的，是他的慈详细心。他的三女世昭回忆：

母亲早逝，爹爹身兼母职，他是位开明的慈父，虽忙于公事，但对子女的教育和生活，非常关心，无微不至。他喜好旅行，公余带着孩子们出游，出门远足时，常对人夸说是“八仙过海，”每次还指定我们回家后必写游记。爹爹对每个孩子的个性，也瞭如指掌；我生性内向又胆怯，受了委屈就暗自流泪，思念亡母；爹爹注意到了，特意安慰我，还分排我一些当家的任务，表示对我信任，不但培养了我的自信，还为我日后持家，打下了基础。

“十指虽然不齐，都来自我的双手，”孝泉常如此表明，每一个子女各有不同，他都一样疼爱，培养他们，一视同仁，并能因材施教，谆谆善诱。他曾在给三女的家书中叮咛：

你们要晓得，在这乱世而又身处异乡时候，你们要步留心，自己谦和，待人诚恳，办事负起责任，值得人看重

我们，喜欢我们，我们在社会上才有立足的余地...

提示他们对金钱的看法：

我所恃以养活你们，栽培你们者，靠此血汗所得，我自己不乱花，而对于应该用之钱，如儿女教养之费，以及有力量助人者，我则未尝吝惜。我相信人类是感情动物，我助人，人人自然助我，故今日待人谋事，除却其人与我素不相识，或无交情之外，均有相当效力。

谈及做人的态度时，说到：

我亦知中國社會，受官僚及惡勢力之傳染，差不多不能以直道行之，然我身即在此社會之中，要想在此社會謀生存，不能不內方而外圓，以免處處招人疑忌。須知天下真之心者，不過一二人，有時欲得一知己，畢生尚難[維繫]。

这些话，我看了觉得熟悉，才恍悟到父母亲过去对我们耳提面命的话，原来出于此处。

环顾孝泉八个儿女，后来各有所成，有的献身科技，教育，有的从事文艺电影界，也有致力外交。都继承了他的人生观与为人态度。遇到困境时，刻苦坚韧。功成名就时，谦虚低调。最可贵的，是几个兄弟姐妹，长大后虽然分

住各地,但对慈父一直很孝顺。孝泉由福州退休后,就被长子世桢接到上海奉养,还曾到北京,由住在那里的儿女接待游览名胜(1951-52)。他们为了促成父亲与所爱之人的重逢,也曾互相配合,还写信给她,表示热诚欢迎。

除了三儿世钧,他的孩子个个都得享高寿。世钧自幼聪敏过人,长的浓眉大眼,个性热情善良,学识高人缘又好,人都说最像孝泉,也说他最疼爱这个儿子。世钧上了北京大学后,又参加共青团,中央党校等担任重要职务,工作繁忙,很少返乡,女儿(王芸)出生以后,他就想接父亲到北京与孙女和媳妇(王延茹)相聚,可惜临时奉派到通县参加「四清运动」,在当地突然偏头痛发作,脑溢血而逝,享年才37岁(1964)。这事让兄弟姐妹们震惊伤痛不已,大姐世深因此失眠多年。他们怕已82高龄的老人会受不了打击,隐瞒了他。长媳愚真还主动模仿世钧的笔迹,继续跟父亲通信。世钧的早逝,是王家一大憾事。

和乐的大家庭

孝泉去世后,子女们一直维持对彼此的爱护关怀,对彼

此的配偶与儿女们，也尽己所能，互相扶持。孝泉的教养与感召，对他们的家庭观念很有影响。他们和谐相处，最传神的写照，莫过于以下摘录的回忆：

敦平（世桢的长女）：

我那时在河南考插队落户，72年还是73月秋冬季节，我听说二叔在河南…五七干校，我就去看望他，他正在水池边洗衣服…在他乡相聚，我们都很珍惜这个机会…我就边洗衣服洗床单，边跟二叔聊天，他告诉我不少他们小时候的故事，还有和二婶谈恋爱的故事…我走后不久二叔就回北京了，写信来说大姑春节要到北京探亲，要我一定也去他家。那年四叔一家也来了，记得我跟着二叔去置办年货。排队买带鱼，还买了北京的特产大号冻柿子。大家挤在一起睡，好不热闹。

这次团聚，敦前（世铿的次子）也记得：

那是72年，我刚刚高中毕业，第一次挤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列车拥挤没有空隙，我们是由送车的熟人，从火车窗户推入车厢，带了2箱光泽土特产，冬笋，被旅客踏成碎片，我是「金鸡独立」，用一只脚着地站到上海站后，才有空位坐下，到二伯家过春节…当时物资缺乏，二伯还是包饺子：蒸花卷接待我们一家：很多第一次如：溜冰，看天安门，在全聚德吃烤鸭，登长城，观自然博物馆，天文馆。故宫…骨肉亲情终身难忘。

这么温馨的团聚，不止一次，王芸（世钧的女儿）回忆到：

后来我回到北京，四姑一家也从干校回京，逢年过节常在二伯家聚餐，晚上还要留宿，二伯家已搬到蔚秀园，二间住房也住近十口人，只记得很热闹，但不记得怎么住的了，唯一有印象的一次是安排好大家，小玲没地方住了，就把两个小沙发拼在一起，她像大虾一样的窝在里面睡了一晚，早上起来关节僵硬，很痛苦的样子，她对爸妈的安排很不开心。每次聚会二伯和二伯母都要轮流下厨做饭，做的都是福建菜，都会有十多种，每次上菜他们二位都会高声上报菜名，掀起一波又一波高潮，每次都吃到不能再吃。

世桢这时的妻子林愚真还说

文革后几乎相隔两月就有王家人来我家（上海）相聚，热闹一番…二姐夫妇⁹…当时国家经济之困难，难以言表，二姐给我们大至被单，小至纽扣，至今深藏在家，留作纪念。世桢见到亲人，兴奋之极…和三姐¹⁰再一次见面是在深姐¹¹九十大寿…王家人（在福州）大聚会，记得端孙和世桢共跳交際舞，世铿还请我们饱餐一顿福州佳肴。三姐天天和我们去西湖公园做操，还有晚来的世洞，和我家小琳共遊。

9 二女王世明及陈蘆隐由美返国探亲。

10 三女王世昭由台返国。

11 长女王世深

64 榕城君子王孝泉

世章来沪最多，他十分低调，再卓越的创造发明，在他口中清描淡写就掠过去了，然后避开大哥，讲给我们听小时如何服从大哥命令陪打兰球，又如何作弄大哥，故意引他生气后赶忙逃走的俏皮故事，让我和儿女大笑，世桢在门外听到，不禁笑出声来。

有一次暑假，世鏗除四弟妹¹²外的大队儿孙辈队伍，来上海玩…我们事先设法留出一房，借几个床，不料队伍未到，撤除床一律铺席睡地上，只有四叔睡在另一房床上，热闹非凡。

此景此情，不是很多家庭体验过的。孝泉和他的子女，从来不富裕，他们拥有的亲子之情，才是王家最大的财富。

12 四媳妇元时金

爷爷的慈颜

“爷爷的耳朵长的像菩萨的耳朵那样，耳垂特别长，我最喜欢捏着玩。”这几句绘形绘影，是长孙女敦平心目中的爷爷。

孝泉退休后与长子世桢一家同住，从小看敦平长大，是他最疼爱的孙女。她的童年回忆也特别深刻：

我小时候是爷爷带的（有个阿姨，但爷爷管事）那时我们家在北京西路，他像所有的老人对孙辈那样，对我们宠爱有加。北京西路的房子房间很大，但没有隔间，爷爷睡觉的屋，记得是个米色的屏风隔开的。爷爷常推着个竹子做的小孩车，带我到附近的静安公园去玩。（弟弟）敦雄在月子里晚上哭闹，我们都睡不好，要抱着在屋里转圈；爸爸有一次烦躁起来说，“再哭扔到外面院子里！”不期爷爷在那厢开口了，“把你扔到外面去！”爸爸就不吭气了。我当时想：喔，爷爷比爸爸厉害。

搬到高安路以后爷爷有自己的屋。我记得每晚睡觉前最期待的，是爷爷讲故事。隔壁邻居的孩子也会来。爷爷坐在一个绿色的沙发里，我们围成一圈，听爷爷开讲西游记。每晚只讲一段，特别精彩，再缠着他多讲一个故事也不肯了。一天他指着他的玻璃门书柜说，等你再大一点我给你讲水浒传红楼梦。他的话给

了我很大好奇，小学二三年级我就偷着看红楼梦，囫圇吞枣迷迷糊糊。

三年自然灾害时，爷爷因为有严重的胃病，每天有一瓶配给的牛奶和少量面包。他把面包撕碎泡在牛奶里他吃一口喂我一口，那味道真是太好了。有两次爷爷叫了三轮车带我去老大昌（上海有名的西点店）去吃蛋糕。在那资源极度匮乏的年代，这种美味一生难忘。

对很少见的孙儿们，孝泉也满怀爱心，常在书信里表示关怀；一封给孙儿敦群（世章子）的信，就是很好的例子：

孝孙敦群，在京念我，予亦爱之，因于今春二月二十五渠生日前，寄以匣糖，并附毛主席小时故事一小册，由其爹嬷代为说明，养成新社会良好品质，兼用浅显五言，述之如下：

祖孙隔南北，别复常思量，爷爷手中线，小孙匣内糖；用布密密缝，唯恐漏不藏；藏之究何因，勉与人共尝！

他又叮嘱为父的世章，“接到信件后，向群孙说明爷爷大意，不要强迫接受，要好好说服，分人共尝...，”还强调，“此虽游戏笔墨，但于小孩前，教育观系殊大...”他爱孙子其实是有原则的，时时不忘教诲行事为人的道理。

“爷爷的爱是无条件的。回顾一生，特别怀念感恩那种纯粹的爱。”敦平的结语，说尽了孙子们的心情。

臨終岁月

孝泉1967年去世时，享年86岁。他退休后就定居于上海长子世桢家，偶尔去北京探访在京的儿女，他们有时也会去探望他；世桢的孩子小时候，让他尝到了弄孙之乐。晚年的他，在上海的日子大体上是平静的，平时儿子媳妇工作到子夜，只有在周日，陪他在衡山路散步，这是他最愉快的时刻；当年衡山路很安静，附近有一花店，他们常会买一束花插放在他房里。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饮食得特别谨慎。

下面的几段回忆都是长媳愚真告诉大家的：

他爱吃甜食，所以高级奶糖必备，他总把奶糖一个个整齐排队放在盒内，一一取食，或一一分给家人吃；有时爱吃冰淇淋，令女佣买来，分发孩子…最爱吃的是豆豉鱼，每餐必备，除此外一个蛋，粥，一个包子，或肉末菜末；世桢绝对不允许吃肉，怕他发病，有一次深姐来，买一块奶油蛋糕给他，世桢尊重大姐，不敢说话…

他虽已退休在家，还是非常关心国事，已经八十二岁了，耳目都好，居然从不用老光眼镜，可以看書看报。凡

对报载某事有所感觸，就会写诗抒发感情。所留诗文，笔记和信件里都有他评论时事的笔迹，就中印边境问题，越南人民军抗美战捷都有感言。还为《喜亚洲国家会议成功》题诗：

无分种族与西东，共处和平理则同；
十六国家能合作，美强曷于我争雄。

中国首次导弹试制成功，他还写了：

信是人间奇迹处，琢磨技巧出吾曹；
居然导弹成功速，只及邻封也足豪！

到1966年五月文化大革命正开始，因为他已行动不便，不出家门了，对实际情况不大了解，也不知道自己的家人都开始受这巨浪冲击，还写了一首赞颂红卫兵的诗；儿女怕他担忧，也不敢告以真相。

我们夫妇俩都已靠边，当然不敢告诉他，怕他耽心。我们最着急的是，已无办法在身边照顾他，当时只有依靠我领导的婆婆，求她悉心照料老人起居…特别是饮食，所幸生前没有发病(胃溃疡)。

孝泉过世，还是跟中风有关：

他坐在沙发上，有一次有一纸片落地，他起身蹲下捡纸，坐在地上，就此中风；刚好世桢回家，不敢移动，电话找常来的医生上门抢救，挽救了生命，虽醒但不能说话。以后靠喂食生活，那是我俩最纠心最无耐的时刻……。

儿子媳妇每天被迫开会，只有晚上才能赶回家，为他作清洁，喂流食。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被清算解散，无处求医。在这种情况下，卧病在床的老人家没有多久就辞世了。

唯一可以告慰的，文革没有直接伤害到他。那时上海正值“十月风暴”，造反派接管了市政府，红卫兵到处抄家，多少人家破人亡。他所向往的新中国，要再过许多年才造福到周围的家人。

结语

王孝泉的一生八十余年，为近代中国打了一面镜子。他是中国近代史的目击者，历经几个中国最动荡的关键时刻：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民国初创，军阀割据，抗日战争，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他是现代化早期的推动者：通过了公职，写作，和教学，为革新税制，拟定宪法，和推广教育都做了奠基的工作。他坚持理想，融汇了学识，信仰和经验，致力于提升妇女地位，改善公民素质。虽然身处复杂危险的动乱时代，还是勇于加入革新的队伍，不屈不挠。

他的婚姻与感情生活，夹在新旧社会之间，渴望摆脱封建观念的桎梏，又受制于孝道伦理的传统，历经挣扎，尝过恋爱的甜蜜，也深受失意的痛苦。他抚育儿孙茹苦含辛，极重亲情，但也绝不姑息溺爱，关心备至，又兼谆谆教诲，是慈父也是良师。他是“西清王氏”大家族的一脉支流，也为王家后代的子子孙孙拓开了一条先河。

后记

此文献给母亲王世昭，也献给我所有的亲人们：母亲从我幼年开始，就跟我倾吐她对父母和姐妹弟弟的孺慕与思念；在教导我们待人处事时，常会提到：你们的外公、外婆如何如何说。她又把珍藏的族谱、照片和信件全都交给了我。我现在终于感受到，母亲留给我的，正是外公所留的无价遗产，也培养了我对王家很深的认同感。

特附上王孝泉忆亡妻悼词一首，是外公所留下唯一以外婆为主题的文字，所引用让他深受感动的诗，也是外婆留下的唯一诗作。

另附上王世铿及王世昭两位儿女亲笔怀念慈父的文字：排行最幼的世铿四舅于2018年记下他对父亲与几位兄姊所知，给家人们分享；2008年王世昭曾为文回顾一生，我采用了与王家人有关的部分。

最主要的资讯来源是王家亲人们：在福州的表妹罗捷多年照顾大姨（世深）经常听她回忆王家的人与事，罗捷记

忆好、心思细,提供了很多信息,也曾仔细的校稿。

上海的大舅妈(林愚真)助大舅(世桢)收藏外公的亲笔书信照片,包括他与刘淑良女士互通的信函,提供了关键性的一手资料;外公过世前,她近在身侧,有过难得的体验。

大舅的长女王敦平,是和爷爷最接近的孙辈,她的儿时回忆亲切真实。敦平表妹与我都居于加州,较易见面,曾坦然交换过感想,也给过我坦率中肯的建议。另外数位表弟表妹们也慨然提供了手边的照片信件,大家并通过微信,互相分享回忆,一点一滴的让外公的形象更加清楚生动。

在美的二姨夫(陈芦隐)不但最先推举我来负责写作,而且看到我的初稿后,立即汇来一笔钱,表示赞助出书。后来几位亲人也纷纷响应,表示愿意分担费用,若没有这些支援和鼓励,是不可能完成重任的,在此特别致谢。

照片取舍间花了一番心思,经微信传来的是电子版,往

往印刷的效果欠佳,幸好有不少从母亲世昭珍藏的原版中找到,就送请专人扫描,然后用软件处理,以求印刷后保持清晰。

我记下参考资料,原是给自己留个记录,完稿以后,在台北的妹妹(吴盈)建议我附上,让有兴趣的人查询印证,因此在此抛砖引玉,欢迎继续增添补充。吴盈与儿子游汉威还接下了流程的最后一步,负责印书的大小细节。

《西清王氏族谱》1992版是我的基础材料,因无法亲自前往国内调阅参考材料,我只有就近求助于洛杉矶加州大学与洛杉矶的市立图书馆,并查阅谷歌,微博,等等网络上的资料库,这些对我的学习和研究极有帮助。

国内各学者综述厘金税制,和民初立宪的论文,有助我认识到外公在当代财政法制萌芽之初有过的贡献,华南女大校史的记载,显示了外公对妇女教育的一贯信念。Ryan Dunch 教授经耶鲁大学出的书,写福州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联,他对王家人,尤其是王孝泉特别着墨,曾详读族谱,且访问过当时在福州的大姨(王世深)。

另外哈佛燕京中国研究所的Michael Szonyi 专研究福建各氏族的家谱, 由家族的变迁为起点, 分析明朝至今社会经济沿革, 他曾在福州做多年的田野工作, 其研究对我很有启发。

福建的报章及省市档案, 不久前还以“人才辈出的西清王氏”为题作报导;《西清王氏族谱》的不同版本, 也列入了《中国家谱总目》, 收藏于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以及中外主要的图书档案馆, 成为近代中国史料的重要文献之一。

要特别感谢我的好友古思高 (Scott Gruber) 义务承担了设计版面的工作, 这位专业的设计师能读中文, 认真的参考了不少中文书刊, 对章节及照片的安排, 择优而用, 提出宝贵的建议。

最后要说明的, 是书写此文时, 虽极力寻证求实, 并尽量保持客观, 但选题遣词间, 难免反映了我个人片面的观点和看法, 定有偏颇, 不能代表每一位, 就请包涵了!

吴甦谨上

王孝泉悼念亡妻詞

繼室何秀瑩女士悼詞并序

歲聿云暮，距溫其逝世將半載矣；一夕檢所記流水簿，見其端有自題五言古風一首，蓋絕筆也。詩曰：「人生最可恨，為我得肺病；心中忽有感，凡百都冷淡。一生最重孝，我有老年姑¹³，親愛如母子，雙眼今模糊，可恨自得病，未能在側隨。惟天不如願，泉良其繼之，溫其素不能。」詩此殆，其病中偶感所作，語摯而痛，篤於本源，讀之梗咽；因成五言六十韻遣懷，并錄是詩，以識弗諼¹⁴云。

辛未臘不盡十日¹⁵孝泉并識

我生將五十	哭汝三十一	憶共結褵時	汝年纔十七
蘭馨擬芳姿	玉潤方素質	事母以孝聞	十三諳侍膝
入門敬尊章	定省儀無失	行輩泯猜疑	春風生一室
難能會我心	坐是情逾密	字之以溫其	顧名能副實

13 旧称公婆为翁姑，此指年迈的婆婆。

14 永志不忘。

15 辛未年十二月初十，即1932年1月17日

滄桑驚世變¹⁶ 避亂海濱蝥 汝願奉母從 女生方七日¹⁷
 梅城復螺渚 轉徙鮮暇逸 事定賦歸來 助我調琴瑟
 弄璋兼弄瓦 如芽階前茁¹⁸ 多子有戒心 為孃無忝職
 歸寧忽憂思 母氏患瘵疾 弟妹年尚穉 門戶難孤立
 比鄰或同舍 晨昏庶在側 我本錫類心 母子歌既翕
 饑驅事遠遊 家務資全力 祈寒暑雨中 乃得親顏色
 恩恩復南渡 諸事汝躬集 時方甲子年 秋至我為客
 楨兒疾方瘳 外姑病轉亟¹⁹ 奉母以就醫 醫乃言岌岌
 躬行舁母回 生死爭一隙 啣哀勉治喪 我歸猶啜泣
 弟也為治生 妹也為擇匹²⁰ 平生孝友思 至是願稍畢
 我因懷親年 未敢久行役， 假歸謀菽水 陟岵悲罔極²¹
 汝移孝母情 為我娛堂北 上和而下悅 人言稱嘖嘖
 餘事伴我游 山水有清癖 納涼泛西湖 覽勝登劣巖
 謂我福方長 汝恐不能及 我聞滋不憚 此語胡由出
 肫厚秉性天 遐齡宜可必 況復成我美 斯更汝之特

16 1918 - 1919 年間，北洋政府實施多種親日措施，福州多所學校經常罷課遊行反日，學生與日警時有衝突，時局極亂。

17 長女世深生於1918年8月。

18 1919 - 1929 間接連添了七個孩子。

19 長子世楨才病愈，她的母親病況就急轉直下。

20 為弟弟找到工作，也為妹妹安排了婚嫁。

21 歸來繼續供奉夫家長輩，但仍然為喪母極度哀痛。

奈何去年春	一病患咳逆	在人若尋常	在汝漸加劇
初亦遵海南	療治苦無術	參苓與薑桂	藥嘗奚翅百
繼之以針灸	冀可挽魂魄	醫既窮中西	神亦失靈嚇
遂令窈窕姿	玉碎傷頃刻	堂上有衰親	眼前多弱息
汝今撒手去	姊暫分我責	此意不可道	悲來強自抑
衣櫥弗忍開	觸緒增悽惻	遺言猶在耳	音容渺難得
偶爾檢簿書	詩句驚絕筆	病中未忘情	尚誦欽汝德
至性成至文	一讀一嗚咽	十五年中事	追思猶歷歷
入宮偏不見	使我長相憶	奈此負重身	仔肩安可息
自傷不為報	前路須鞭策	矧值多難時	歲闌風正急
泰來否自去	大願償平昔	留茲共寶之	繼汝治家國

孝泉儿女的回忆两篇

和爸相处岁月片段

王世铿，孝泉四子，写于2018年

我的祖父王仁为是诗书之家出身，享年76岁。我们原住灯笼巷状元府，我的伯父是光绪时状元因得），（后门面对）孝义巷——庆祝祖母八十大寿这张照片，就在这里拍的，是我爸和他姐妹两家人合影，也是我妈去世后全家人最齐唯一的一张照片。以后又搬至法海寺文昌衿居住。

抗战爆发，在爸老友魏芝亭（华南大学教授）帮助下，全家坐轮船，逃难到古田县罗峰乡（魏的老家），当时姑母因病（牙炎），明姊就读福州协和医院护士学校，二姊夫在市邮政局工作，两人相识相恋。

我陪姑母在福州，（先在罗峰小学，后在福州格致小学读书），不久福州第一次沦陷，我们过着“亡国奴”的悲惨日子。日寇退后，我随爸到南平就读建华初中（这时火柴

厂老板办的私立学校)。爸被聘为第一任校长，昭姊也在该校任职，三姊夫任教，两人热恋，在明翠阁订终身。后三姊夫去建阳读暨南大学。

华南学院建在山上，为爸盖一木构楼房，取名“德馨楼”，房后一片菜地，抗战时生活艰苦，共渡难关。兄姊妹们各奔东西：深姊华大毕业去但是省会永安任职，昭姊在南平夏道镇女子高级家事学校读书，桢哥、章哥在顺昌洋口镇英华高中读书，毕业后分驱燕大（现北大），西安交大深造，钧哥也在洋口英华中学读书，洞姊在南平的华南附中学习。

抗战胜利后，学校纷纷搬回福州，爸仍在华南大学任文史系主任，后兼任省议会秘书长（议长丁超五解放后任上海市民革主任），钧哥任英华读高三，我在英华读高一，钧哥品学兼优，是我心目中偶像，（我们四兄弟都是英华毕业的）。钧哥英华毕业后，报考上海第一医科大学居榜首，又报考北大被取。洞姊在华南大学学习，明姊是协和医院护士，昭姊在某公司工作，两人婚后先后赴台湾谋生创业。章哥曾在“三一”，英华任教，同端孙二嫂相识相恋。

福州解放后，爸任福州市人大特邀代表，我报考革大，毕业后参加工作。因年老体弱，多有误笔，请予指正。

世昭憶往

节录于世昭2008年手记

我生長於傳統的大家庭，算是承襲儒家思想的書香門第，我們兄弟姐妹八個，上有祖父母與父母，位於福州孝義巷，王氏狀元府的祖屋內還有姑母表親數戶，同輩的表姊妹們，很為友好。

父親王孝泉私塾學成，16歲中了秀才以後，曾兩度公費留日，受過新舊交替的教育，是位開明的慈父。他喜好旅行，也喜歡帶著孩子們出遊，誇說是「八仙過海」。每次出門遠足，他就會指定我們寫遊記。他雖忙於公事，但對兒女的教育和生活，還是非常關心，無微不至。

母親何秀瑩是當時福州的名門閨秀，十七歲嫁給父親，雖然年齡相距近二十年，但倆人感情甚篤。母親知書達禮，侍奉公婆盡心盡力，撫育兒女細心慈愛，但也獎懲

分明。她在世的那段時間，是我記憶中最幸福無憂的日子，母親為人寬厚仁慈，又富愛心，作到上和而下悅，甚得親友的讚美與傭人的愛戴，她的言行身教都讓我深深銘刻在心。可惜美好的童年，因母親突然肺疾辭世而告一段落，那時我才十歲出頭。

母親早逝，父親身兼數職（福建省參議會秘書長，省財政廳科長）公務繁忙，祖母年邁又雙眼失明，撫養八個未成年孩子的重任便由孀居在家的姑母擔起。姐弟中長姊十四歲，幼弟一歲尚在襁褓中，大人們忙著照顧幼小的弟妹，我們四、五個學齡的孩子，只得學著照顧自己，放學回家，我們在家庭教師管束下，都關到書房做功課，免得搗亂。我生性內向又膽怯，若覺受了委屈，只有忍氣吞聲，私下暗自流淚，思念母親。

姑母德璋是父親的姐姐，她年輕守寡，由於我父親送她去師範學校就讀，得以去幼稚園上班。她常隨同事上教堂或參加佈道會，也不時帶我們去教會，這是我認識基督教的開始。

那時有個教會辦的「華南女子文理學院」，聘請父親去兼課教文史。每逢聖誕節，學校都會邀請我們一家去過節，孩子們覺得聖誕很好玩，又有禮物可拿，十分開心。父親可能受了外籍老師的影響，也常帶我們到住家附近的教會做禮拜，並鼓勵我和二姐世明參加主日學的唱詩班。我從初信到受洗，大約十一，二歲。記得那時似乎是聖公會，用的是點水禮。當時年幼，並不大瞭解受洗的意義，只想成了基督徒便要特別乖巧，不可作壞事。

我初二即將結業，七七事變爆發，抗日戰爭隨即開始，我們一家老小逃難到莆田縣鄉間的羅峰，那是父親在華南的好友魏芝亭伯伯的家鄉，最初我們租了一座房子，由於人口多，運去多件家具行李，一家人還包括曾與鄰近富戶結親的一位表親，竟成了土匪的目標，遭到搶劫，多位親戚只好散居他處，魏伯伯接了父親姑姑及我們八個孩子到他家住。魏家房邸寬敞舒適，更有個藏書豐富的大書房，我雖然因逃難而失學，但在魏家看了不少書，許多世界名作，如「基督山恩仇記」等，都是在這段時間看的，也養成了我愛看書的習慣。

那時父親常回城裡上班，姑母帶著我們，在鄉間不能上學，大家反倒自在，做完父親指定的功課，就去爬山玩水。每逢週日，姑母一定帶我們去附近一所小教堂去做禮拜。我從傳道人處聽到許多聖經故事和基督事蹟，心中漸受感動，但是升學考上省立女子高職，住了校，兄弟姐妹各分東西，就沒有什麼機會接觸教會作禮拜了。抗戰時期，生活艱苦，我體弱多病，高中三年，幾乎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對抗瘧疾，由於童年受過洗，自認是基督徒，病痛危難之際，常常禱告，平日也自求謙卑，行事中規中矩，除此之外，幾乎就沒有甚麼信仰生活了。

高中畢業，戰爭還在進行，當時家居南平，父親受聘任當地私立建華初中校長，為我安插了一份工作，擔任女生輔導員兼教勞作。你們的爸爸友仁高工也才畢業，在同校任職教務處組長。校內年齡相近的教職員不少，多住在學校宿舍，公餘常在一起，聊天說笑，下棋作樂。我與你們的爸爸就是那時認識的。起初我們接觸機會不多，我見他戴付近視眼鏡，個子削瘦，對他並未多注意，只記得我父親不時對他有好評，說友仁做事認真，擔任招生工作很有功

勞，又說他的家祖吳曾祺（在世時任商務印書館編輯）是很受尊重的名仕，但家道中落，他卻能以優秀的成績屢得獎學金，可見稟賦甚佳，人很聰明，這些評語使我開始對他心生好感。

然而我們的交往從一開始就生了波折：我有幾個朋友同出同進，我的好友對他心儀，還為他手織冬衣，我也認為他對我的好友有意，便與他保持距離，一直到他寫了封長信向我表白，才知道他對我有愛意，我們互表衷情，好友與我因此而生芥蒂，多年仍然難以化解。

我倆交往初期，常往南平延福門碼頭，乘渡船過江郊遊，很晚才歸家，父親知悉，很不高興，又說，「友仁身為獨子，家裡人丁單薄，聽說他脾氣不好，性情暴躁，況且學歷只有高中畢業，前途未卜，」希望我與他疏遠，以免往後受苦。但我倆已交往日深，父親的勸告是聽不進的。

他向我求婚，我雖答應，但回說兩人還年輕，可以繼續升學進修，打下基礎，大學畢業後再結婚。在勸友仁升大學時，我卻沒顧慮到他家中的困難：他的父親吳季同於抗

日戰爭初期，欲逃脫淪為漢奸的命運，在日軍進駐上海時逃離法院職務，卻在金華被捕成仁，當時友仁就學初中，落得孤兒寡母家徒四壁，母親等著他高工畢業，回家謀職奉養。

可能是我從小家道小康，衣食無憂，想法太單純了，竟沒考慮到這層，友仁不好說出苦衷，又擔心我被家中長輩許配給有地位的人家，只好先放下侍奉母親的責任，答應我必努力準備大學考試。我再三表示自己也要去進修，定會等他，保證決不食言。他努力用功，終於考上了暨南大學數理系。暨南大學抗戰時設校在福建建陽，他負笈前往就讀，一直到大四，暨南遷回上海，他也遠行赴滬，直到完成學業，取得學士學位。

友仁上大學雖得免學費，食宿仍需自理，寡母寄居親戚簷下，亦需奉養，這些困難如何克服？我當時被美術專科學院錄取，已註冊入學，但顧到他的需要，決定休學，找了一份職員的工作，省下微薄的薪水，資助我未來婆婆的生活，並略為補助他在校的開支。

這段日子，艱苦又甜蜜，為了共渡美好的未來，克勤克儉。我們保持魚雁往返，有時一天數信，難得見面，書信中卻能無話不談，充分表白心跡，奠定了深摯的感情基礎，也為往後同甘共苦的生活作了準備。

民國37年是個重要的轉捩點：相戀多年的友仁至愛學成返鄉，原要籌辦婚事，他卻肺病轉劇，突然大吐鮮血，父親從旁協助，找到德國醫院的一位醫師，大夫騎了單車前往他家出診，帶著新出品的肺結核特效藥，為他注射，幾次以後，果然搶救了他的性命，依醫囑，病已痊癒，不至傳染，但最好不要作吸粉筆灰的職業，沒想到他後日還是以教職終其生。

他虛弱的身體這時極需休養，恰好我的二姐已隨姐夫移居臺灣，他們表示可在臺為他覓職，並換個環境療養病體，於是他決定暫赴臺灣，父親此時知我立意已決，便不再阻攔，且為他買了機票，以免他受舟車之苦。我則隨後護送他的母親搭船來臺，助他達成奉養母親的宿願。還允諾了父親，我與友仁婚後定接父親來我家同住，終身奉養他老人家。那時以為家鄉不過一水之隔，回去很容易，誰

料民國38年初家鄉淪陷，兩地互斷往來竟達40多年。雖然我們避過了被清算鬥爭的命運，這一拜別老父，等我們能重返故園，已人事全非，實為我人生一大遺憾！

民國38年4月14日，我們在臺成婚，一週之後，老母因腹膜癌病逝，她老人家一生辛勤持家，早年失去了三個兒女後，又喪夫與日軍，晚年唯一的兒子總算學成就業又成了婚，竟未能享受到兒孫之福，讓我們萬分遺憾。

友仁與我在舉目無親的異鄉，白手起家，歷盡艱辛，但也能苦中作樂，協手建立了甜蜜的小家庭。四個孩子一個個來臨，教職的收入得養活一家六口，很為拮据，唯靠「勤儉治家」，「開源節流」，「腳踏實地」的原則，點點滴滴的積蓄下來。最初唯一的財產，儘是一個金條，往後終於把四個兒女教養成人，各自成家立業，是我們多年心血的結晶。

王孝泉儿孙名单

王孝泉, 何秀瑩

长女: 王世深, 罗孝胥 1) 罗肇前 2) 罗捷

次女: 王世明, 陳蘆隱 1) 陳一 2) 陈慷

三女: 王世昭, 吳友仁 1) 吳甦 2) 吳盈 3) 吳聲桐 4) 吳思永

长男: 王世楨, 林愚真 1) 王敦平 2) 王敦雄 母: 姚念玖

3) 王红纓 4) 王敦春 母: 林愚真

次男: 王世章, 何端孫 1) 王敦群 2) 王敦玲

四女: 王世洞, 張子凡 1) 張曉紅 2) 張紅業 3) 張然

三男: 王世鈞, 王延茹 1) 王芸

四男: 王世鏗, 元時金 1) 王敦光 2) 王敦前 3) 王敦芳

注: 此名单仅依出生序列儿女, 他们的配偶, 以及孙辈

參考資料

書籍

《西清王氏族譜》，壬申修訂本，1992《王文勤公（慶雲）年譜》，王傳璨述，文海出版社印行

《王蘇州（仁堪）遺書》，王孝繩編，文海出版社印行

《Hwa Nan College: the woman's college of South China》，by Ethel L. Wallace,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6

《基督教與近代中國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大學與華南女大比較研究》，朱峰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Fuzhou Protestants and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na 1857–1927》，by Ryan Dunch,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Family Lineag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Ming and Qing Fujian》, by Zheng Zhenman, Translated by Michael Szony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Practicing Kinship: Strategies of Descent and Line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Michael Szony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论文

《明清製瓷技術的發展》一章，取於《清代景德鎮製瓷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論文，作者：方卓芬，方行，簡銳，胡鐵文，登於 2012-03-13《中國經濟史論叢》

《王慶雲，王仁堪前賢》，取於《清史稿，循例四》《試論留日學生與中國的近代化》，作者：楊東明，紀昌和，《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Anti-Missionary Violence, 1891 - 1899》, by Lane J. Harris, 《The Peking Gazette: A Reader in Nineteen-Century Chinese History》

網站

福州新聞網：《人才輩出的西清王氏》，盧美松，

2015/07/29

每日頭條，歷史：《民國風的女子學院，老倉山建築中的明珠》2018/05/05

台灣老樹新聞部落格 blog.xuite.net：《福州有棵百歲蘋婆樹住在狀元府》2011/12/15

思綏草堂的博客：《西清王氏家譜》的幾個版本，勵雙杰》
2010/03/30

中国论文网：《从厘金制度看税制变迁的基本规律》

中国宪制网：《福建省宪法之今昔观》，王孝泉，原文登
载于《厦门大学季刊》1926，第一卷第一号，后重刊于《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14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2月出
版），2007

《福建省宪法的死亡与再生》，王建学，《厦门大学法律评

论》，2012

知网空间:《民国初年革命派与立宪派, 北洋集团制衡下的合作》

(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论文), 吴先雷, 2011

福州市檔案局 daj.fuzhou.gov.cn

影集



王孝泉



全家春节合影是一个传统，也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此时双亲（王仁为，郭幼端）还都健在，孝泉怀抱著王家的第一个孙子（世楨），母亲旁立的是妻子何秀莹。三个女儿各为（左起）三女世昭，长女世深，次女世明。此时应为1923年初。

这时(约1925)
有了三女二男,
全家还是传统
服饰,可看出秀
莹足踏时髦的
高跟鞋。



这年(约1928)
有了四女三男。
大家都换上西
式服装了。秀莹
很注意孩子们
的仪容,每当换
季,就找了裁缝
到家中给大家
量身作衣服。





孝泉母亲八十大壽(约1933)的全家福,在古屋厅堂前,儿孙绕膝,家人都到齐了。寿星身穿深色衣,端坐正中,孝泉立於身後,壽星两侧,左为德璋,右为德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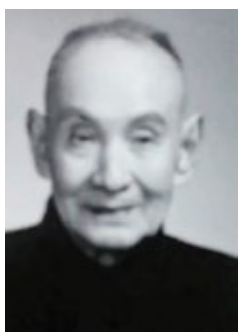
爱妻何秀莹 (1901 - 1931), 17岁嫁给孝泉。他诗句中形容妻子：“蘭馨擬芳姿，玉潤方素質”。

婚姻和谐，但是一手操持大家庭，13年内养育了八个孩子，还侍奉公婆，兼而照顾娘家母亲弟妹，操劳辛勤，病逝时不满30。

虽然照片未标明年份,还是可以看出岁月变迁,这位神采奕奕的英挺书生,一生与新旧交替的年代同步,从满清,民国,直到解放。



100 榕城君子王孝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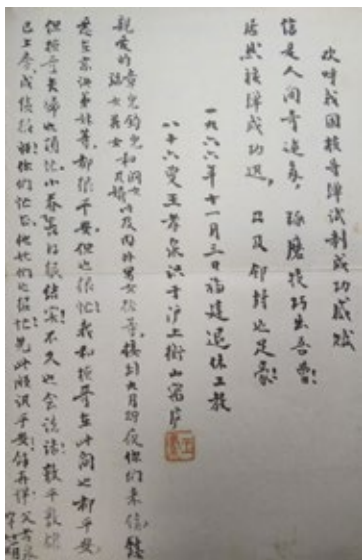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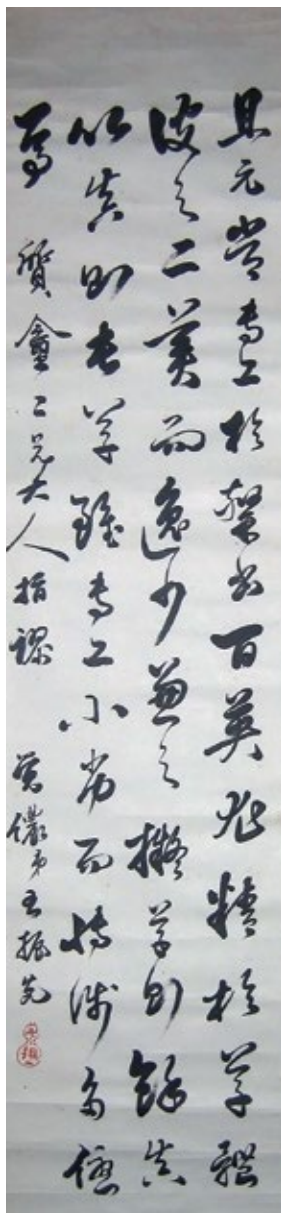
孝泉一生的不同阶段,这几份文件留下了代表性的痕迹。

上右: 信里常附有诗句,发抒时事感言,退休后依然如此。

上左: 早期著作,书的首版看来残旧,但近年还续有再版,并有学者引用。

下: 早稻田大学的文憑,不但列有专业,毕业日期与校长,并列出当年的教师们。





孝泉(振先)手书的条幅在拍卖字画的网站展现,他的书法已成了收藏品。



孝泉的教育生涯，与华南女子文理大学（现福建师范大学）渊源极深。两位关键人物，都得到他的支持：创校的利迪亚（Lydia Trimble），与首任华人校长，堂侄女王世静。



爷爷的罗曼史，有情人不能成眷属，让人低徊。终生难忘的刘淑良女士有大家闺秀的气质。晚年求婚信，看得出字字仔细思量，出自肺腑。

淑良惠覽白抗戰翌年音問隔斷後忽
又七稔其間惻聞
尊甫垂耗欲言無路負疚至今從前
種：罪咎在我醫火昨死無可置辨今
後可欲自贖者留此知餘頑健之身願供
足下驅策伏思八年離此幸而子遺耿：此
心無時或替通者光女次弟成立家累
漸輕其若反耽摯之心前後必一如行

不我避棄許以借隱則白頭老伴相依為
命私揣猶可自恰此蓋以踐宿諾明道義
所謂夫之東隅收之桑榆者請勿再失
此機幸甚肺腑之語諸希
亮察倘承
賜答請寄福州市法海路文昌街五號臨風
引領不盡欣言敬祝
侍祉 王孝泉謹啟 廿五三年論州



孝泉疼爱孩子，形于言表。有几张照片，特别表达出这种父爱的自然流露。

上左：世深是长女，也是第一个孩子，与父亲特别投契。成年后，长姐如母，对弟妹们至为关怀。

上右：长女世深和三个弟弟环绕父亲：（左起）三子世鈞，长子世楨，次子世章。这张照片应证了：每个孩子，个性都不同，孝泉主张因材施教，鼓励个人发展。

下：就读大学的么女世洞，还牵着爸爸的手，父女同行亲密愉悦，在那个时代，难得一见。

父兼母职了数十载，这位慈父与儿女们感情深厚。每一个儿女日渐成长茁壮，个个容貌开朗。



上：环绕着三个女儿，（左起）三女世昭，长女世深和次女世明。



中：（后左）四儿世铿，三儿世钧，四女世洞。（前左）长女世深，王孝泉，三女世昭。

下：（后左）三女世昭，长子世桢，长女世深和一位外甥女。（前左）幼女世洞与孝泉。世昭在留影后不久，就远行台湾，此行不料与父亲竟天人两隔。





孝泉与他的姐妹常年互相扶持照应，感情甚佳。

上：后排左起：四女世洞，三女世昭，孝泉，四儿世铿；前排姐德彰（右），妹德玉（中）有两个孙女依偎着。

下：后排左：四子世铿，次子世章，四女世洞；前排左：姐德彰与孝泉。



三儿世钧因为工作成绩优异,经常奉派外出,与家人聚少离多,后来又英年早逝。这些有他的留影,特别难能可贵。

上:左起:世章,世楨,世洞,世深,世鈞。

下:世鈞(後排左)與大哥世楨,二哥世章,大姊世深,妹妹世洞和父親在北京相聚。



孝泉对女婿爱屋及乌，很重视他们的家庭幸福。

上：次女世明与夫婿陈蘆隱，他们1946年离乡去台湾之前与父亲合影，1980再返乡时，父亲早已辞世多年。

下：在上海探訪長女世深和女婿羅孝胥(右二)次子世章(右一)长子世楨(左一)。罗孝胥留美归国，在上海就业，当时生活优渥，由客厅陈设可窥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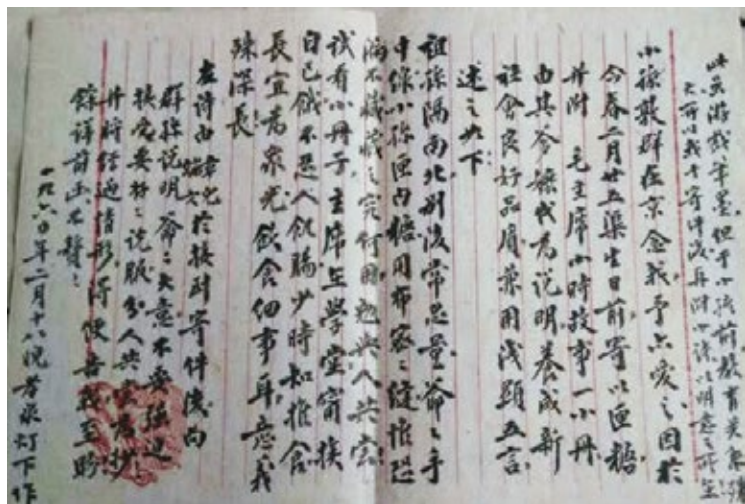
儿女们成年后便分住各地，父亲还是有如磁石，吸引着儿女们来团聚。

上：前排左起：世楨前妻姚念玖懷抱孫女敦平，孝泉，外孫羅肇前，長女世深。後排左起：長子世楨，四子世鏗，三子世鈞。

中：前排左起：長外孫羅肇前，長女世深，孝泉懷抱長孫女敦平。後排左起：四女世洞，長子世楨，四子世鏗。

下：前排左起：二媳婦何端孫，孝泉，長女世深，世深長子羅肇前，四女世洞。後排左起：次子世章，三子世鈞，大女婿羅孝胥。





怡然自得，享受退休生活，还常惦记着儿孙们。亲笔信是给次子世章的儿子敦群，寄糖果，并赠短诗，提醒要与人分享，又殷殷叮嘱世章要耐心教导孩子。看得出这位慈父兼良师，心思多么细致。

112 榕城君子王孝泉



晚年的孝泉，居于上海的长子家，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含饴弄孙。

上：四儿世铿来上海探望父亲，与敦平和父亲合影。



中：最愛宠的长孫女敦平，经常在爷爷怀里撒娇。

下：孫兒繞膝为孝泉带来极大的安慰，孩子们也很爱能说故事的爷爷。





孝泉身后，子女们仍然维持对彼此的爱护关怀，有机会就欢聚一堂，留下难忘的回忆。

上：1973年，最幼的四弟世铨携家人到北京与二哥世章，四姐世洞相聚，畅游北京，摄于北京天安门前。后排左二是世铨，中间的高个儿是世章。



下：旅居美国的次女世明的次女世明1980首度返国探亲，特与世楨（左）世铨及世深前往福州拜访曾多年照顾德璋姑妈的龚医师娘。

114 榕城君子王孝泉



数十载骨肉分离海内外，重逢时的欢欣溢于言表。

上：次女世明1980年与夫婿陈蘆隱返国，在北京与在京亲人团聚。

下：1998年，六位姐弟们齐聚福州家乡，为长姐世深庆祝80大寿。半世纪以来，姐弟们到得最全，只有二姐在美国，三弟早逝。



姐弟难得欢聚在福州畅游温泉胜景，这是童年父亲带着孩子们“八仙过海”出游的旧地之一。

上：右起：世昭，世章，世章妻何端孙。

下：右起：世桢，世桢妻林愚真，世章。





姐弟相聚，亲密友爱，形诸于色。

上：在福州何家。下：左起：世桢，世章，世昭。



“王氏状元府”是王孝泉与他的八个儿女出生之地，古宅为文物局保留，作为文物古迹，免于拆建。

上：状元府当年的厅堂，建筑规模应该类似“三坊七巷”里修复过的明代古宅。

下：祖屋后门，“孝义巷”牌坊至今还巍然矗立。这也是故居遗址唯一修复过的地标了。